

贯彻十九大精神
书写新时代华章

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自信与创新的目光

□张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祖国的未来,高瞻远瞩地讲到: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作为一个为少年儿童写作的作家,我不得不由得想象,今天的小读者,如果他们现在是十来岁的话,15年后就二十几岁了,再经过15年,他们正值40岁左右的青壮年,他们将幸福地经历这两个伟大的历史阶段。那时,他们将是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栋梁和中坚力量——他们是幸运的一代,也是肩负着祖国和人民重托的一代。他们今天听的课、今天读的书、今天经受的锻炼,将毫无疑问地为他们的未来积蓄力量。今天绽放的花朵将在金秋结出累累硕果……孩子的未来也就是祖国的未来。

想到能为孩子们写作,能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光荣和幸福,同时也深深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未来的幸福中也有我的一份,因为给孩子们写出好作品,就是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作出贡献。

儿童文学要有自信科学的目光

在这个继往开来的新时代里,我希望中国的儿童文学有一种自信、科学的目光。这在评论作品时尤其重要。所谓自信与科学,就是要在仔细阅读文本后做出负责任的批评,就是要给作品提

出符合创作规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理性评价。评价可以是多元的,但评价不能是违心的;评价可以是个性化的,但不能是霸道的;评价可以原谅人情化的捧场,但不完全拒绝商业的运作,但不能是歪曲的。尤其对儿童文学来说,它是儿童的精神奶粉,这是评价的底线。

现在的评价有几个参照物,目前流行的第一个参照系就是国外儿童文学。按照目前的舆论,比他们好的还没有,和他们差不多的极少。但遗憾的是,这些评价都是笼而统之,至今也没有看到几篇具体的就某一门类某一题材甚至对具体的中外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比较文章。有时候新书出版为了宣传,也不得不说是“某某国的某部作品的中国版”,我以为,对于一部优秀的作品,出版社和作家其实用不着这样,因为冷静一想,这样做是表扬自己还是贬低自己,还真真是个问号。

我们不能否认和国外的儿童文学尚有差距,但是也要看到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有许多可以和国外优秀作品比肩的作品。文学不是技术,更不是一般的商品,它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在相互比较时必须考虑地域语言的不同、文化差异、文化商业竞争、强势文化话语权等问题。因此用外国作品为坐标评价中国儿童文学可以成为一个标准,但不是全面的更不是惟一的标准。在对外文学交流上,许多时候我们还处在创作不自信的阶段。有些作家总在想:我是写出很有中国特色的孩子形象好呢,还是有世界共通性的角色更能得到认同呢?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需要与世界交融,但应该充满自信,在文学上下功夫,写出自己应有的风骨和特质。

近几年刚刚兴起的第二个参照系就是排行榜和销售数量。卖得好的书就趾高气扬,一好百好。这不是儿童文学孤立的现象,电视要讲收视率,电影要讲上座率,网络要讲点击率……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抹煞这样一个事实和道理:优秀作品和卖得好的作品是两个概念,儿童喜欢的和儿童成长需要的作品也是两个概念。这两套评价体系可以统一在同一部作品上,也可以在一个作品中看到两种概念的背离。这里没有好与坏的区别,只是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与眼前的需要不同而已。这是起码的文学常识,在发展中的文化国度是这样,先进的文化国度更是这样。目前坐标的迷失只是因为背后不同利益代表的不同立场。相比较而言,除了上面两个标准之外,其他更重要的标准如思想标准、文学标准、儿童标准却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这是非常遗憾的。

守望和坚守没有过时,默默的耕耘和奉献没有过时,继承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过时,创新和探索更是我们需要的。仅用外国儿童文学和商业畅销作为参照物,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的、畸形的评价。

儿童文学要有创新的目光

中国儿童文学应有创新的目光。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呈现繁荣的局面,但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令人担心的情况。在一个强调创作繁荣、创作多元、创作出新的时代,我们却遗憾地看到,许多作品有趋于单一化的倾向。许多作家创作的相当数量的作品,共性大于个性:共同的场景、共同的人物、共同的矛盾、共同的结局,甚至书名都比较相似。比如,读者的年龄

段都向小学生汇集,用心的认真的写作都向快速的简单的写作汇集,所有的生活都向校园汇集,所有的情感都向快乐聚集,所有的写作目的都向畅销汇集……

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尤其是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有高瞻远瞩的目光。在关注畅销书之外,还应该有为艺术而写作、为创新而写作的目光。探索和创新应该受到鼓励,而且应该受到隆重而热情的鼓励,否则中国儿童文学的进步将会被一片热热闹闹的重复所掩盖。

中国的童书最近卖得很好,必须看到,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除了作家的努力、出版社的努力和读者的支持,还有时代赋予儿童文学的机遇。儿童文学作家要怀着感恩的心情,冷静地珍惜这个机缘,感谢这个时代。我们希望在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看到文学性与可读性的共存,看到门类、题材和内容上的丰富多彩,看到各个年龄段都出现优秀的作品,看到幻想类作品和写实类作品共同繁荣,看到儿童文学有对成人文学的关注与思考,看到儿童文学对社会与时代的关注和担当。

“有意义”与“有意思”兼备

我以为,“有意义”和“有意思”仍然是优秀儿童文学需要兼备、不可偏废的品格。儿童文学和其他文学一样,内涵和主题的复杂性、丰富性是其魅力所在。而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表达复杂丰富的思想和情感,正是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难度所在,也是他们的光荣和自豪

之所在。我以为,让孩子哭也好,笑也好,都不是儿童文学的最高境界。如果一个孩子看了书,在笑过或哭过后还思考了一会儿,体会到一些人生的况味,这才是最理想的。

中国儿童文学曾经把教育性当作作品的根本要素,忽略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和娱乐性。在近几十年的儿童文学创作和阅读实践中,大家愈发重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和娱乐性,这无疑是个巨大进步。但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只要教育的文学变成了不要教育的文学,走向了简单和肤浅的感官刺激。这种认为“只要吸引儿童就是好作品”“吸引儿童是惟一目的”的观念需要反思。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育的因素,在孩子们的心中打下正直、善良、正义、同情、乐观、悲悯的精神底色。少年儿童不是不需要引领,而是需要一只为他们所信服的大手引领,这种引领包括智慧的启迪、艺术和人文的熏陶。

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机缘,也是一种幸福,更是我作为作家对少年儿童的责任。虽能力有限,但这种责任让我在创作每一部作品时不敢稍有懈怠和自满。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我想努力保护儿童本来应该拥有的快乐和从容,让他们在真善美的熏陶下度过宝贵的人生阶段;在作品中弘扬匡扶正义、友爱助人的精神;用我的微薄之力净化保护孩子的心灵,培育孩子健康的精神世界。

第二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发言选登

■短评

勇毅浪漫的少年心路

□雷从俊



作家杨志军的作品,无论是《藏獒》三部曲还是《环湖崩溃》《大悲原》《敲响人头鼓》,往往给人以凌厉、悲壮、沉郁、苍凉的意象。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海底隧道》,则以简洁、温婉、清新、浪漫的笔调,讲述了一群海滨少年对彼岸和明天的向往。

对于生活在黄岛海滨的“留守少年”圆圆和小伙伴们来说,能够便捷往来于黄岛和青岛之间的“海底隧道”是大人有意无意说起的一个无比神秘的世界。这是几代人接力相传的梦,也是小说的叙事线索,甚至还是故事的引擎。在这条捷径之上,在艰涩、温馨而浪漫的海滨生活中,作者将一群少年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徐徐铺展。

作者通过那些带着海味的传说、故事、景观、物产、民俗和歌谣,把一群少年的成长环境描述得摇曳生姿,为人物的成长提供了活力空间。通过矛盾的交织和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作品着意呈现少年的烦恼与渴望、迷茫与憧憬、挣扎与成长,其中亦不乏艰辛岁月中的温情大爱,不乏成长道路上的含泪奔跑。

陈巧莉《姐弟坡》:

跟万物结个善缘

□谢宗玉

初识时,陈巧莉刚学写作,自认为很稚嫩,我却当时就被她的童心和诗意吸引住了,文字中天真无邪的气息完全可以成为她的标签。我建议她朝儿童文学的路上去,现在看来,这条路她算是走对了。这样一个胸中爱意充盈、头脑幻想从生的女子,天生就是儿童文学作家的料。

很多次读《姐弟坡》我都有些恍惚,感觉像在读自己早年的乡土散文,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句子却蕴藏着浓烈的情感。我能感受到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每一缕细微气息,时不时会掩卷沉思,又会在嘴角绽开一朵无声的笑。在意境的营造上,我们有着如出一辙的审美情趣。

《姐弟坡》中的每篇文章似乎都带着淡淡的孤寂和愁绪,作者恰到好处地压抑着这种情感,没有肆意挥洒,相反却蕴含一种清水洗尘般的力道,唤起了同代人无穷的共鸣,心灵突然像被文字的甘露濯洗了一遍。

也许,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寂寞的。我们都是在懵懂中长大的,我们现在的模样是由成长路上一个个偶然事件组成。我们心灵的所有暗疾,也许都勾连着童年一件细微的事物。看《姐弟坡》时,我们也会暗暗告诫自己,要善待每一个童年。或许我们一句随意的话、一个无心的举措,都会成为别人成长路上的一道助力或阻力。若干年后,也还会在他们的心灵中蛰伏着,并影响他们命运的走向。

很多人写儿童文学会理所当然地灌输某种理念、某种道德,以为这样就能培植美好心灵,就会塑造正直性格。但其实真正影响人心的,是文字中的情绪,它能温养人的品性。最好的文字不是斧凿,而是甘泉;不是劈砍雕刻,而是润物细无声。陈巧莉的文字就有沁人心脾的效果,会像阳光雨露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暗塑着小读者们的品格和理念。

《姐弟坡》最大的特点就是见心明性。我能在每一篇文章中,感受到作者的善良和爱心。不管是抒情还是叙述,爱与善都相伴相随。作者的本意绝对没有要抬高自己品德的意思,也没有要夸耀自己的付出。可在文章中,只要她一转念,爱意和善念就会泉涌水流。她对弟弟、对父母、对外公外婆、奶奶爷爷自然是极好的。连那些对她不好的甚至伤害过她的人和物,她也选择包容,并朝着善意的方向去理解,她能与天地万物都结上善缘。

读了《姐弟坡》,我发现,同陈巧莉比,我们也许不缺别的,但明显缺乏深入骨髓的善良和爱心。这种与生俱来的善与爱,应该是儿童文学作品中最宝贵的品质。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陈巧莉的文章不拿道德和道理与孩子们躲猫猫,她只是叙述无法遗忘的童年,写难以忘怀的往事,写生机勃勃的情趣,写丝丝缕缕的亲情,写揪心揪肺的孤寂,写念念不忘的缺乏,写清静清澈的迷惘……她不经意间安排爱与善的桥段,可所有的文字都浸透了含着她体温的爱意和善念,藏着

丰盈的暖意。它们也许没有教化的力度,可善良的因子会随着文字,像阳光雨露般潜入小读者们的血脉中。

《姐弟坡》这本集子除了散文也有童话,如《皖山四季牧歌》;也有散文诗,如《小品如诗》;《在东岭的野麦地》像一篇散文体小说;《花间物事》则像一篇意味深长的寓言……读这些机巧独具的文章,就知道作者的写作路子很是宽泛。这些文章各有各的精彩,天地万物,在她笔下都是有灵的。

近日,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回望文学的故乡——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研讨主题活动”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曹文轩、金波、张之路、汤锐、李东华、安武林等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以及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相关领导参加研讨。

“水乡童年”是曹文芳记忆中最珍贵的部分,也是她和哥哥曹文轩创作的共同灵感源泉,有着他们最深情的童年回忆。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秉承了曹氏兄妹一贯的水乡情怀,以江南水乡为背景,选取小女孩的叙述视角,表现乡村女童的生活状态,既有温馨深情的童年回忆,也不乏兄妹间嬉笑玩闹的生动细节。曹文芳延续哥哥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理念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幼儿教师职业,以女性特有的温婉和敏感,用细腻而优美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多彩、纯真的童心世界。

与会者认为,曹文芳的作品回归儿童文学的本真书写,不仅仅给孩子们,也给成年人带来久违的感动。她的作品在记忆浇灌之下回归自然,呈现出儿童文学作家特有的状态,是对童年的复活。对真善美的回归、对人文情怀的追求是曹文芳作品的思想基调,要在当下的儿童文学书写中呈现出儿童成长的文化情怀,需要作者静下心来,慢写慢文,并在乡土生活的点滴中提炼出人性中的大爱,并以孩子的视角叙述和传递出来。曹文轩对妹妹的创作给予肯定,“我们使用共同的资源,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解读,我们互为钥匙”,他希望曹文芳不仅仅停留在童年岁月的记忆中,要再往前走。

(童文)

封面欣赏

插图版《娃娃屋》(英)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著

儿童文学 ·第四九期· 李许 回论

■动态

近日,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回望文学的故乡——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研讨主题活动”在北京十月文学院举行。曹文轩、金波、张之路、汤锐、李东华、安武林等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以及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相关领导参加研讨。

“水乡童年”是曹文芳记忆中最珍贵的部分,也是她和哥哥曹文轩创作的共同灵感源泉,有着他们最深情的童年回忆。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秉承了曹氏兄妹一贯的水乡情怀,以江南水乡为背景,选取小女孩的叙述视角,表现乡村女童的生活状态,既有温馨深情的童年回忆,也不乏兄妹间嬉笑玩闹的生动细节。曹文芳延续哥哥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理念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幼儿教师职业,以女性特有的温婉和敏感,用细腻而优美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一个真实、多彩、纯真的童心世界。

与会者认为,曹文芳的作品回归儿童文学的本真书写,不仅仅给孩子们,也给成年人带来久违的感动。她的作品在记忆浇灌之下回归自然,呈现出儿童文学作家特有的状态,是对童年的复活。对真善美的回归、对人文情怀的追求是曹文芳作品的思想基调,要在当下的儿童文学书写中呈现出儿童成长的文化情怀,需要作者静下心来,慢写慢文,并在乡土生活的点滴中提炼出人性中的大爱,并以孩子的视角叙述和传递出来。曹文轩对妹妹的创作给予肯定,“我们使用共同的资源,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解读,我们互为钥匙”,他希望曹文芳不仅仅停留在童年岁月的记忆中,要再往前走。

专家研讨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系

